



莊子註疏

天一之

二

服部文庫
417
2074
7



117
2074
7

莊子外篇田子方第二十一



音義云以人名篇

郭象注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如康之所至及下同疏姓田名無擇字子

侯師也文侯是畢萬七世孫武侯本為姬氏封魏七世孫也之父也姓谿名工亦魏之賢人也文侯曰谿工子之師

邪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亦稱道數當故無擇稱之

疏谿工是子方鄉里人也稱說言道類當於理故無擇稱之不是師文侯曰然則子無

師邪子方曰有曰子之師誰邪子方曰東郭順子文侯

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參之疏居在郭東且以為氏名順子子方之師也既

江云知音漢又音司馬本作維

且義云稱道救當言稱謂道理均之皆當也共為人也真純也人只而天自雖入而有自然之天德也

口義云慮心而煩拘未
嘗動其心故曰葆真葆
養也清自潔也清則
易離於物而能容之
言其大也有非道未
嘗貴之以言但動貞
使自常自然消歛其
不肖之心故曰使人
之意也消消殆王之
善猶可容言順子之
義不可容言故曰同
足以稱之全德君子
言順子也

口義云形解言自歛也
主獲者得其粗不得其
精也以有固為累故不
得以深究無為自然之
道故曰主稷育為稷累
耳
真江作直如字本係真
句同元是始本此作真下
句代直

口義云伯名也雪子其
字也禮義有為之學也
願於入心願於也謂
其不識本心也

先生之師何 子方曰其為人也真無假 疏所謂真 人貌

而天雖貌與人同 疏雖復貌同人理 履緣而葆真隱而

故真 疏緣順也 虛心順物而 清而容物夫清者患於大

不失 疏恒守真宗動而常寂 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今清而容

使入之意也消曠然清虛正已而 疏世間無道之物斜僻

儀冷其曉悟使感亂 無擇何足以稱之疏師之人盛德

擇庸鄙何 子方出矣僕儼然終日不言吾前立巨而語

之曰遠矣全德之君子疏儼然自失之貌 圍談順子之

終日不言於是百前立侍之臣與之語話歎東郭 始吾

子之道深遠難知諒全德之人可以君子萬物也

以聖知之言仁義之行為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

而不欲動口鉗而不欲言自覺 吾所學者真主稷耳

非直 疏 我初昔修學用先王聖智之言周孔仁義之行

物也 疏 為窮理至極今聞說子方之師其道宏博遂使

吾形解散不能動止口舌鉗困無可言語自覺所學

士人而已途雨則壞並非真物士梗者士人也 夫

魏直為我累耳知至真者以 疏既聞真道隨體坐忘故

耳李云南國買人也 温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温伯雪子

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礼義而陋於知人心吾

口義云振振真心也言
必有益我也故曰振我
進退成規矩旋中机
龍虎動容居旋中机
也規矩有法度也龍
虎成文章也大人更受
是也

不欲見也疏

姓温名伯字雪子楚之懷道人也中國魯國也陋拙也自楚往齊途經於魯止於主人之舍魯人是孔子門人齊温伯雪賢人請欲相見温伯不許之云我聞中國之人明於礼義聖迹而拙於知人心是故不欲見也至於齊及舍於魯是人也又請見疏温伯至舍魯是前之人復欲請見也

我是必有以振我也疏

勸來也振動也昔我往齊未見於我我今還魯復來來我見必當別有所以故出而見客人而歎明日見客又入而歎其僕曰每見之客也必入而歎何邪疏前後見客類自嗟嘆温伯僕隸

其僕曰每見之客也必入而歎何邪疏

怪而問之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明乎礼義而陋乎知人

心昔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

虎

繁碎其步疏擊跪揖讓前却方圓透她其迹疏透迤若龍繁碎如虎其諫我也似子其

道我也似父

礼義之弊有斯飾也是以歎也疏匡諫我也如子之事父訓導我也似

父之教子夫遠近尊卑自有情義既非天性何

事殷勤是知聖迹之弊遂有斯矯是以歎之也仲尼見

之而不言

已知其心矣子路曰吾子欲見温伯雪子矣矣見

之而不言何邪疏

二人得意所以志言仲由怪之是故起問仲尼曰若夫人

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

目裁任意已達無所容其德音也

疏

擊動也夫体悟之人志言得理目裁運動而玄道存焉無勞事辭費容其聲說也顏淵問於

江云目擊一八同馬云見
其目動而神变也著也
擊動也
口義云目擊而道存中
即正容以悟使入之意
消也容言容言也

唯救夷又又丑即多字
亦云直規一音杜更
及又敷孟又

日我云不比而周其待
親比之而其情自然周
美也無器者不可以迹
名也民踏手前言入自
未暇也此此比夫之不
可及也不知其所以然而
已矣者言我至此不知其
為如何也奔逸馳也
絕塵去來速而不見其
塵也瞳直目以相世步
趨馳者皆以馬為喻也
惡可不察者言當更於
此精察也心死者無所
見也生而無所見猶其
於死也故曰哀莫大於
心死而入死亦次塵也

口義云此方可救也且既
明時物之長短比太尊
盡目故曰莫不比方出
東方今西極自朝至暮
也自有自有此時動之物
也必見日而後更可知
待是待日也故曰待是
而后成功是出則存是
入則亡入度之存亡係
日之出入即日出而作
日入而息也萬物之有
待於道亦猶人事之後
乎日也故曰萬物亦然
生死皆循是道之自然
故曰有待而死有特而
生生而受其形則此道
在身天辻變以待其終
故自不化以得盡不化者
無所辻變也

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

逸絕塵而回瞳若乎後矣夫子曰回何謂邪曰夫子步

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辨亦辨也

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絕塵

而瞳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踊

乎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疏奔逸絕塵急走也瞳直

追趨故直視而在後也器爵位也夫子不言而為人所

信未曾親比而與物周旋實無入君之位而民足踊乎

前而眾聚也不知所以然而然仲尼曰惡可不察與夫

哀莫大於心死而入死亦次之

夫心以死為死乃更速其死其死之速由哀以

自喪也無哀則已有哀則疏夫不比而周不言而信蓋

心死心死者乃哀之大也疏由塵心順物豈徒然哉何

可不志懷暨照夷心審察邪夫情之累者莫過心之

變易變易生滅深可哀傷而以生死哀哀之次也日

出東方而入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皆可見也疏夫夜暗晝

入亦由入入幽出顯死去生來故知今死有自有與者

待是而后成功目成見功足疏趾足也夫人百体面首

化若不待此何以成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直以不見

故知死生非關入也萬物亦然有待

亡疏見日出謂之存觀月入謂之亡此萬物亦然有待

口義云效倣切

而行不容其心故曰物而動物度物也無階者無所階也亦不知其終者天已時也雖然此身無非和順之理故曰薰然而成形薰然知造物之無非命而日用之間不以命為規度即所謂聖人不言命也日恒者日日如是也之但注亦不已也文一臂者並立也終身身周旋而汝未得此道故曰文一臂而失之者可見也汝但見吾所可見者而不知有所不可見者故曰汝殆著乎吾所以著也盡無道者必至於無而後盡汝且以有求之所以見不到盡也故曰彼已盡矣而汝未以為有疑皆馬之地也唐無壁之室也詩云中有自肇唐肆之

女所及也其是未吾於唐肆也郭云唐肆非停馬處也李同又云唐亭也司馬本作唐肆云廣庭也亦發於肆高非其所也口義云志不可知者極其不可知曰其志服行也吾与汝所行必極其所不可知汝吾之所行亦必極其所不可知故曰吾眼汝也甚志汝眼吾亦甚志意謂此受我與汝說不得汝亦與我說不得必至於忘言而後盡也雖然又轉一轉謂汝今雖未至於此亦何患焉蓋汝既知卷說絕靡者雖若乎其後則是有此一解未盡矣若到汝能忘其故吾之時雖與今日所見不同而此之所不忘者仍在此也故時人謂後依道故時人意謂見到道方盡仍即是時道理也故曰雖忘此吾而吾有不忘者此兩字吾字就頭子身

也而死有待而生

待隱謂之死待顯謂之生竟無死生也 疏 夫物之隱顯皆待造化隱

謂之死顯謂之生日出入既無存亡物隱顯豈有生死耶

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

待盡

夫有不得變而為無故一受成形則化益無期也

疏 夫我之形性稟之造化明闇妍醜崖分既

成一定已後更無變化唯當端然待盡以此終年妍醜既不自由生死理亦當任也

效物而不動

自無 夫至聖虛凝感來斯應心也 疏 物動而動自無心者也

日夜無隙

恒化 疏 變化新也 日新

泯然而無間隙 而不知其所終

不以死為死也

疏 隨之不

薰然其成形

薰然自成 又奚為哉 疏 薰然自動之貌薰然稟氣成形無物使之然也

知命不能規乎其

前五以是日徂

不係於前與變俱徂故日徂

疏 徂往也連於時變不

能願作規模休於日

新是故與 吾終身與汝交一臂而忘之可不哀與 夫變化不

可執而留也故雖執臂相守而不能令停若哀死者則此亦可哀也今人未嘗以此為哀矣獨哀死耶 疏

孔丘顏子賢聖二人共修一身各如交臂而變化日新

迂沉迅速牢執固守不能暫停把臂之間歛然已謝新

既行矣故以失焉若以汝殆著乎吾所以著也彼已盡

矣而汝求之為有是未馬於唐肆 唐肆非停馬處也言未向者之有不可復

得也人之生若馬之過肆耳恒無駐頃更新故之相續

不舍晝夜也著見也言汝殆見吾所以見者耳吾所以

見者盡日新也故已 疏 殆道也著見也唐道肆市也吾

盡矣汝安得有之 疏 所見者變故日新者也顏回孔子對面清談向者之言其則非遠故言殆著也彼之故事於今既滅汝仍求向時之有謂在於今者可謂未馬

上自說又与上而吾服女
服吾之字未自

且表云被髮而亂即離
野所謂被髮也然於
凝定而立之自非人猶
木偶人也極兀々然也遺
物遺外物也離人離人
類也立於獨者超在乎
一世之表也

於唐肆也唐肆也非得馬之處也向者見馬市道而行
今時覆尋馬已過去猶向者之迹已滅於前求之於今
物已變矣故知新新
不往運運遷移耳
吾服汝也甚志
服者思存之謂也
甚志謂過去之速

也言汝去忽然
思之恒欲不及
疏
服者尋思之謂也向者之汝於
汝服

吾也亦甚志
俱尔耳不問賢之
與聖未有得傳者
疏
豈唯於汝抑亦在吾

汝之思吾
故事亦滅
雖然汝奚患焉雖忘故吾吾有不志者存
不
志

者存謂繼之以日新也雖忘故吾而新吾已至未始非
吾吾何患焉故能離俗絕塵而與物無不冥也

疏
夫變化之道無時暫停雖失故吾而新吾尚
在斯有不志者存也故未始非吾汝何患也
孔子見

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亂然似非人孔子使而

待之疏
既新沐髮燥之令乾凝神寂泊然不動搖若
橋木故似非人孔子見之不敢往觸遂使從所

待之
消息
少見曰丘也眩與其信然與向者先生形体搖若

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
無其心身而
疏
俄頃之
後外物去也
間入見

老子云丘見老先生眼眩輝忘遺形智信是聖人既
而離異於人遺棄萬物立於不測而冥於獨化也

聃曰吾遊於物之初
初未有而
疏
於物初然
後明有物之不為而自有也

初本也夫道通生萬物故各通為物之初也遊心物
初則是疑神妙本所以形同槁木心若死灰也

子曰何謂邪疏
雖聞聖言
未識意謂
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

而不能言
欲念仲尼必求之
於言意之表也
疏
辟者口開不合也夫聖
心非不能知為其無法

口表云物之初者無
初物之始也

口表云辟合也心無
初知口不欲言故曰
困焉辟焉將近也謂
其深妙者難言曰
議其近似者也故曰
言乎其將言曰其
其風此言其將即變

漢為文也蕭々嚴冷
意赫々耀明之謂也
是一陰一陽之謂道
如此下四句陰陽和
而後万物主交通互
往來也獨陰不生獨
陽不成故曰交通成
和紀者網維主張之
意也亦似有物主之
而不可見故曰或為
之紀而莫見其形為
之紀者造化也一晦
一明晝一夜也消息
滿虛四時之氣通
日改月化日異而月
不同也日有所為而
莫見其功日之如是
而造化之功孰得而
各言之相又不同也
始終雖不同也始終
雖不同而其端不可
尋尋端如雀化為蛤謂
雀之終則蛤實始焉
謂始之始則雀實終焉大而帝王之權代亦如是如何見

得盡故曰終始相友乎
無端而莫中乎其所謂
此分明是說箇造物
但不指其名却又曰
非是也孰為之宋是
即造物也宗亦造物
也言不足道箇孰為
之主宰莊子之文句
句生活便是此等處
至美至樂謂道之美
也

可知口非不能辨為其無法可辨辨之則非其本知也
則喪其真是知至道深玄超言意之表故因焉辟焉
嘗為汝議乎其將試議陰陽以擬向之 疏夫至理玄妙
試為汝議論陰陽辨擬議大無形耳末之敢必也 疏非言意能詳

出乎天赫赫發乎地言其 疏謂熱也近陰中之陽陽中之
陰言其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為之紀而莫見
交泰也其形莫見為紀之 疏陽氣下降陰氣上昇二氣交通遂
其形形明其自介 疏成和合曰此和氣而物生焉雖復
四叙炎涼紀綱度物而各自化故莫見細紀之形 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

化日有所為未嘗 疏陰消陽息復滿冬虛夜晦晝明日
守故疏 迂月徒新新不在故曰有所為也

而莫見其功自介故 疏其功冥濟故莫
見為之者也生有所乎萌於

未聚疏 萌於死有所歸 疏歸於
也無物 疏散也 疏未生 始終相友乎無

端而莫知乎其所謂所謂迎之不見其首 疏死生終始
隨之不見其後疏 反覆往來

既無端緒誰知窮極故非是也且孰為之宗 疏若非是
至人體連任其變也孔子曰請問遊是疏 請問遊

化之道誰為萬物之宗本乎夫物云云必首於道也 孔子曰請問遊是疏請問遊
其術如何必得遊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
是復有何功力也

而得乎至樂謂之至人至美無美至 疏夫證於玄道美
美之義即遊心無樂之樂無樂故也 疏而歡暢既得無
糸者可謂至極之人也 孔子曰願聞其方疏方猶道也
請說至美

希遊云不疾不厭也行
小度言易數易水之
不夫其常所食之水
草猶在也

口義云萬物之生皆若
平天之下故必聽天之
所為豈得以自異哉
天下也若万物之所
也知其一出於天而莫
不同則死生且不能滑
其心而况得喪禍福
乎亦亦帶也

口義云隸僕隸也僕隸
去來棄如泥塗以我
而後賤也若知道之
可貴實在於我則外
物之變豈能失我之
至美至樂者天地之
間變化相尋千古如
此何有盡時得喪禍
福無非自然又何足
以為吾心之患故曰
萬物未始有極也夫
執足以患心但世俗
之人不能解此惟身
手道二者方解曉乎
此已身也身乎道一
故曰已為道
假借也至言者皆以
子許多言也謂
子其德如此猶且不
能離言語以修其心

至樂之道曰草食之獸不疾易數水生之蟲不疾易水行小

變而不失其大常也死生亦死 疾患也易移也夫食草 小變也 之獸不患移易數澤水

生之蟲不患改易池沼但有草有水則不失大常從東

從西蓋小變耳亦猶人處於大道之中隨變任化未始

非我此則不失大常生知其小 變而不 死之變蓋亦小耳喜怒哀樂不入於胸

下也者萬物之所也夫天 夫天 夫天得其所一而同焉則四支百體

將為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為晝夜而莫之能滑而况得

喪禍福之所乎愈不 夫天地萬物其體不一達斯 起者故混向是以物我皆定

百休將為塵垢生死虛幻終始均平晝夜死生不能滑
亂而况得喪禍福生崖之事乎愈不 夫天地萬物其體不一達斯 起者故混向是以物我皆定

弄隸者若弄泥塗知身貴於隸也知身之貴於隸故弄 之若遺土耳苟知死

生之變所在皆我所貴者我也 則貴者常在我也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而我與變俱

故無死夫舍弄僕隸事等泥塗故知貴在於 夫也 我不在外物我將變俱故無所喪也且萬化而

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已為道者解乎此所謂 懸解 疏

夫世物遷流未嘗有極而隨變任化孔子曰夫子德配 誰復累心唯當修道達人方能解此孔子曰夫子德配

天地而猶假至言以修心古之君子孰能脫焉配合 也脫

况也老子德合一儀明齊二景故應忘言既理聖智自

然今乃盛談至言以修心術然則古之君子誰能遺於

他人孰能況此晚况也謂必不能離也豈以末道也說与脫同口義云老聃云不狹者謂假言語以修心其說非也均取也與齊同江河之水激之而不竭者以其本質無為而自然也才質也水之所以為水者自然之質也至人之德本乎自然雖不假修為外物亦不得而離間之天地日月亦自然而已矣又何容力乎故曰夫何修焉醯雞醢醢中之蠖蠓也其包覆於醢中豈知醢公之大言所見者小也

言說而免於老聃曰不然夫水之於沟也無為而大自

然矣至人之於德也不修而物不能離焉若天之自高

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修焉不修不為疏為水之而自得也 疏 澄湛也

言水之澄湛其性自然汲取利潤非由修學至人玄德其義亦然端拱崑廊而物不能離澤被群品日用不知

若天高地厚日月照明孔子出以吾顏回曰丘之於道夫修為自然而已矣

也其猶醢雞與醢雞者醢中之蠖蠓 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

天地之大全也此吾全於老聃猶疏醢雞醢雞中之蠖

故不見一儀也亦猶仲尼遭聖迹蔽覆不見玄理若無老子為發覆蓋則終身不知天地之大全聖通之妙道

也 華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為先

生方者疏方術也莊子是六國時人與魏惠王齊威王同時去魯哀公下百一

十年如此此言見魯哀公者蓋寓言耳然魯則是周公之後應是衣冠之國又孔子生於魯盛行

五德之數是似門徒三千服膺儒服長裙廣袖魯地異多無為之學其人鮮矣 莊子曰

魯少儒疏夫服以象德不易其人 哀公曰舉魯

國而儒服何謂少乎疏哀公庸暗不察其道直搃衣冠謬稱多儒

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國冠者知天時履句履

者知地形後珮玦者事至而斷君子有其道者棄其

也 口義云後佩玦者言其行詳後而佩玦至也玦取能斷之義也

曰義云二丈夫吉孔子也此意蓋言儒服考多而皆不知道也

服也為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疏句方也後者五色條
玦也本亦有作緩字者夫天圓地方服以象德故戴
圓冠以象天者則知三象之吉凶履方履以法地者則
知九州之水陸也後佩玦者事到而索斷是以懷道德
之人不必為服為服之者不必懷道彼古之千今古有
之是故莊生寓言辨說之公固以為不然何不號於國中曰無此道
而為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無敢
儒服者疏有服無道罪合極刑法令既嚴不獨有一大
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即召而問以國事子轉萬變而
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德元於

曰我云方極牛之時豈有永壽祿之心唯其不來所以見用於魏魯動人者言感動而化之也死生不入於心者無為而心無所動也到此又等閑說兩句

修飾疏一人謂孔子孔子聖人觀機吐智若鏡百里奚
於外疏之照轉變無窮齊國一人未足多也
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其賤與之
政也疏姓孟字百里奚秦之賢人也本是虞人虞被晉
甚肥悅忘於冒貴故爵祿不入於心後穆公
知其賢委以國事都不猜疑故忘其賤矣 有虞氏死
生不入於心故足以動人內自得者疏有虞舜也姓媯
母之難煩被蹟煩而不以死生經心至孝有聞感動天
地於是堯妻以二女委以萬乘故足以動人也
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受揮而立紙筆和墨在外者
半疏宋國之君欲畫國中山川土地圖樣而畫師並至
受君令命拜揖而立調朱和墨爭竟功能除其受

曰義云價之謂價也
奇遲自得之意受其
不立者言子衆史相遺
如及未住也繁磚其
路之狀贏即標也此言
無心也於表知乃真
畫者東坡形容益亦
子杜詩云神閑志定始
一掃亦近此意
畫軌本又作畫軌同力異
司馬云將益故解不見
形
口義云此一假把太食
却如此糞塊別之語
常釣者釣常在手也
釣竿雖在手兩無意
於釣故曰非持其釣
有釣者也遠般句語
皆是好處無天者言
無所主也

揖在外者半言
其趨竟者多
有一史後至者價價然不趨受租不立

目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繁磚羸君曰可矣是真

畫者也
內足者神 疏 價價寬閑之貌也內既自得故外
脚而意足 不矜持徐行不趨受命不立直入

就舍解衣箕坐保露赤身曾無懼
憚元君見其神彩可謂真畫者也
文王觀於城見一丈

丈釣而其釣莫釣
聊以 疏 賦者近渭水地名也丈丈者
寓言於大公也曰望未遭文

王之前綸釣於城地無
心施驗聊自奇此逍遙
非持其釣有釣者也
竟無 常釣

也
不以得失經竟 疏 非執持其釣有意羨魚
其於假釣而已 疏 而常游渭濱空歲而已
文王欲舉

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而不

口義云偏朱蹄者其
蹄只一履朱也

忍百姓之無天也疏
文王既見賢人欲委之國政復恐

之不忍蒼生失於
皇親宰相猶而忌之既欲捨而釋

於是且而厲之大夫曰昔者寡人夢
見良人黑色而頰乘駁馬而偏朱蹄號曰寓而政於城

丈人庶幾乎民有瘳乎疏
既欲任賢故託諸夢想乃屬

之人黑色而有鬚鬚乘駁馬而蹄偏赤號令我云寄汝
國政於城丈人慕賢進隱則民之荒乱病必瘳差矣駁

亦有作駮字者
諸大夫蹙然曰先君王也疏
文王之父

之日黑色多鬚好乘駁馬駁馬蹄偏赤王之所
夢乃是先君教君教令於王是以蹙然驚懼也
文王曰

然則上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也又何上焉疏

口義云先君王也言所
夢乃文王之父也

口義云爾法好更不
易法度也偏令無出無
一事言出号令也号令
之謂律言一事故曰偏
令

口義云壞植散群言
不立朋黨也不成德
不自有其成功猶易
曰或從王事無成也
同務与友人同事切
而不自異也釁斛大
小不同皆不敢入其境
內則諸侯無不知敏
也故曰無二心
植首植
散群司馬云不養徒
也云植疆界頭
造屋拜諫者也
釁斛吉庚司儀作歡
斛云釁諫曰釁對諫曰
史

文王之命有天下之問
故逃去終身無聞猶
書曰既且歸於國猶也
且厲之大丈夫古本作
天天司馬云上丈夫作
大字讀夫一大也本石山
始皇文曰御史文之蓋
篆字夫与大同見文鑑

此是先君之命決定無疑
上以决疑不疑何上之也
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典法

無更偏令無出疏
君臣契協遂迎丈人拜為卿輔授其
國政於是典憲刑法一施無改偏曲

勅令無復
三年文王觀於國則列士壞植散群長官者不
出行也

成德釁斛不敢入於四境疏
植行列也亦言境界列舍
以受諫書也亦言諫士之

館也度六斗四升也為政三年移風易俗君臣履道無
可箴規散却列士之爵打破諫書之館上下咸享長官
不顯其德遐迩同

軌度量不入四境列士壞植散群則尚同也
所謂和其
光同其塵

長官者不成德則同務也
繁然自成則
與眾務異也
釁斛不敢入於

四境則諸侯無二心也
天下相信故能
疏天下大同不
同律度量衡也
皆德諫事無

隔異則德不彰五等
守分則四方寧謐也
文王於是焉以為大師北面而問

曰政可以及天下乎臧丈人昧然而不應
之然而辭朝

令而夜遁修身無聞
為功者非已故功成而身不得
退事遂而名不得去名去身退

乃可以及
疏俄頃之間拜為師傅北面事之問其政術
天下也
無心榮寵故泛然而辭其意消聲故昧然

不應但名成身退推功於物不欲及於天下故逃遁無
聞然呂他周室受封於齊檢於史傳竟無逃迹而云夜
遁者蓋莊生

之寓言也
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以

夢為乎疏
顏子疑於文王未極至人
仲尼曰默汝無言
之德真人不夢何以夢乎

夫文王盡之也
任諸大夫而不
而又何論刺焉彼宜以

且義云循斯須者豈易
徇一時之計欲與人易
從也又豈可說刺乎

且義云引之盈貫謂
而至庸也前手直而引
可以置一盃水於其肘
上言定也發射也適去
也水重也又也矢方去
而矢又在弦上者於弦
上者緣去而方來之矢
又寓於弦上矣此言一
箭接一箭如此其神速
也象人木偶人也
歐人江作歐歐色冷又
又初冷支

日義云背巡者面向
高山而背隨深淵退而
未已之意故曰遠巡三分
其一分在背一分垂於處
處可謂危之至而伯昏
無人能之者即助謂絕
氣之守也履地而射射
之常也故曰非不射之
射也神能守一則雖上
闕青天下去黃泉揮付
手也極其心亦無所變
動若險夷之境東猶休
然而恂其目則是未知
至人之學也以此為射
而欲求中之精義亦

循斯須也

斯須者百姓之情當悟未悟之頃政
文王循而發之以合其大情也

疏斯須
由須

史也循順也夫文王聖人盡於妙理汝且履懸不勞讓
刺彼直隨任物性順蒼生之望欲悟未悟之頃進退須
史之間故託夢以發
其性耳未足怪也
列禦冠為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

謂

指杯水其肘上

右手如拒右，手如附枝右手
放發而左手不知故可指之

溢鏞也

也 疏 禦冠無人內篇具釋盈貫滿鏞也指置也禦冠
風仙魯之善射右手引弦如附枝而滿鏞左手

如拒右置杯水於肘上

發之適矣復沓
夫去也箭適
去復歐沓也方

矢復寓

於肘上言其敏捷之妙也 疏 適往也沓重也寓
寄也弦發矢往復

車沓前箭所謂擊括而入者箭方適聚未至于的復寄
杯水言其敏捷寓字亦作隅者言圓鏞重沓亦指方全

挿孔復於

隅角也

當是時猶象人也

不動 疏 象人木偶土梗人
之至 疏 也言禦冠當射之

時攝然不動猶
土木之人也

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

疏

言汝雖巧仍是有心之射 非忘懷無心不射之射也 嘗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

百仞之淵若能射乎

疏 七尺曰仞深七百尺也若
汝也此是射之射也 於是

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遠巡足二分垂

在外揖禦冠而進之禦冠伏地汗流至踵

疏 前略陳射
意此直欲

臨極險之淵仍背淵却行足垂二分在外空裏控弦自

若揖禦冠而讓之禦冠怖懼不能
舉頭於是真自伏地汗流至脚也

伯昏無人曰夫至人

難矣故曰介於中也殆矣
哉休懼也恂目恂動也
一恒謂眩也欲以眩
悅人之目故休也

於中八丁仲夏又如等冲
精神也

口義云鼻間相相然
息不在外而在內有
自養之意也令尹之
貴若在於令尹則與我
無頭我之可貴若在於
我則與令尹無頭故曰
其在彼邪亡乎我其在
我那亡乎彼此數句發
得精神

者上闕青天天下潛黃泉揮斤八極神氣不變

揮斤猶縱
放也夫德

充於內則神滿於外無遠近幽深所在
皆明故審安危之機而泊然自得也

今汝休然有恂

目之之志介於中也殆矣夫

不能明至分故有懼有懼
而所喪多矣豈唯射乎

疏 揮斤猶縱放也恂懼也夫至德之人與大空等量故
能上闕青天天下隱黃泉譬彼神龍外沉無定縱放八

方精神不改臨於萬仞何足介懷今我觀汝有恂惕
之心眼目眩惑懷恂懼之志汝發射之危殆矣夫 肩

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爲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

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問栩栩然子之用心獨

奈何疏 肩吾隱者也叔敖楚之賢人也栩栩歡暢之貌
也夫達者毀譽言不動寵辱莫驚故孫叔敖三仕

而不榮華三黜而無憂色肩吾始者其言猶懷疑
今復察其貌栩栩自惟若爲用心獨得如此也 孫叔

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却也其去不可止

也吾以爲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

人哉疏 夫軒冕榮華物來儻寄耳故其來不可遣却其
去不可禁止窮通得喪豈由我哉達此去來故

無憂色何有憂 術能過人邪 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邪

亡乎我在我邪亡乎彼 曠然無係玄同彼我則在
彼非獨亡在我非獨存也 疏 亡

也且不知榮華定在彼人定在我已若在彼邪則於我
爲失若在我邪則於彼爲失而彼我既其玄同得喪於

乎自 方將躊躇方將四顧何暇至乎人貴人賤哉
四顧

口義云躊躇四顧者高
視週想於天地之間豈
知人之所謂貴者賤者

躊躇 直留反
賤 直恭反

口義云知者不得說非
言辭所可窮也夫入不
得濫非善色所能溢
歟

口義去盜人不得劫非因
感所能屈也伏羲黃帝
不得發道世而輕天下
也

口義云介間也石雖無
間可以受而退也故曰
經乎太山而無介也食
之地而不以鳥海故曰
早細而不德充滿天地
有道也道在已者既塞
天地惟以化人用之正
蓋故曰既以與人已愈自

口義云此意即則者矣
反而尊者存又知
此操分諸頭謂道之
在已不問有國與無
國也凡不為亡楚不
為存則世之得喪操
指皆外物矣然其意
猶在楚不足以存存
一句失者既不足以
自歎則得者亦不足
自誇自歎愧也自誇
誇也此語尤有味此
學問切身受用之語

謂無可疏 躊躇是迷濛自得四顧是高視八方方將踴
無不可 躡萬物揮任宇宙有何暇至於人世留心貴
賤之間乎故去 仲尼聞之曰古之真人知者不得說美
之而無憂色也

人不得濫盜人不得劫伏戲黃帝不得友 伏戲黃帝者
功號卑非所
以功者也故况功號於所以功相去 疏 仲尼聞孫叔敖
遠矣故其名不足以友其人也 疏 之言而美其德
故引遠古以證斯人古之真人窮微極妙縱有智言之
人不得辨說美色之姿不得濫盜盜賤之徒何能劫利
三皇五帝未 死生亦大矣而無變乎已况爵祿乎疏 人
交交也 日新死生大矣而不變於 若然者其神經乎太山而無
已况於爵祿豈復接心 介乎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不德充滿天地既以與

入已愈有 割肌膚以為天下者彼我俱失也使不入自
天地故所在皆可所在皆可故不 疏 介礙也既益也夫
損已為物而放於自得之地也 疏 真人入火不焚入
水不濡經乎太山而神無障礙屈處卑賤其道不
為德合二儀故充滿天地不損已為物故愈有也 楚王
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 言有三 楚文
凡僂侯同坐論合縱會盟之事凡是一國各周公之後國
在汲群界今有凡城是也三者為不敬鬼尊賢養民也
而楚大凡水楚有吞夷之 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
意故使從者以言感也 夫凡之亡不足
吾存 遺凡 疏 自得造化怡然不懼可謂
故也 疏 周公之後世不乏賢也 夫凡之亡不足
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 夫遺之者不以亡
為亡則存亦不足

入已愈有 割肌膚以為天下者彼我俱失也使不入自
天地故所在皆可所在皆可故不 疏 介礙也既益也夫
損已為物而放於自得之地也 疏 真人入火不焚入
水不濡經乎太山而神無障礙屈處卑賤其道不
為德合二儀故充滿天地不損已為物故愈有也 楚王
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 言有三 楚文
凡僂侯同坐論合縱會盟之事凡是一國各周公之後國
在汲群界今有凡城是也三者為不敬鬼尊賢養民也
而楚大凡水楚有吞夷之 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
意故使從者以言感也 夫凡之亡不足
吾存 遺凡 疏 自得造化怡然不懼可謂
故也 疏 周公之後世不乏賢也 夫凡之亡不足
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 夫遺之者不以亡
為亡則存亦不足

入已愈有 割肌膚以為天下者彼我俱失也使不入自
天地故所在皆可所在皆可故不 疏 介礙也既益也夫
損已為物而放於自得之地也 疏 真人入火不焚入
水不濡經乎太山而神無障礙屈處卑賤其道不
為德合二儀故充滿天地不損已為物故愈有也 楚王
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 言有三 楚文
凡僂侯同坐論合縱會盟之事凡是一國各周公之後國
在汲群界今有凡城是也三者為不敬鬼尊賢養民也
而楚大凡水楚有吞夷之 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
意故使從者以言感也 夫凡之亡不足
吾存 遺凡 疏 自得造化怡然不懼可謂
故也 疏 周公之後世不乏賢也 夫凡之亡不足
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 夫遺之者不以亡
為亡則存亦不足

以為存曠無由是觀之則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
殺乃常存也
存亡更在於心之所
措耳天下竟無存亡
更存存者不獨存
而存者更亡也

莊子外篇田子方第九

莊子外篇知北遊第二十二

音義云以

義名篇

郭象注

知北遊於杳杳之上登隱谷之丘而適遭無為謂焉疏

口義云前後人名皆是當
言知此三名却復分別知
有思惟心者也無為謂
自然者也

隱谷大符云又音紛爰
李云隱出奔起年貞

此章並假立姓名寓言明理北是幽冥之域水又幽昧
之方隱則深遠難知外則鬱然可見欲明至道玄絕顯
晦無常故寄此
言以彰其義也
知謂無為謂曰予欲有問乎若疏也此
明運知極心同道假設
賓主謂之無為謂
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

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疏
此假設言方運知問道若為
尋思何所思慮則知至道若

為服勤於何處所則安心契道何
所依從何所道說則得其道也
三問而無為謂不答

口義云狂者猖狂也。猖者掘然者。掘木之枝。人此猖狂字。便與道遙為道字。同猖狂而屈然無知之負也。此段只謂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推此語。說語問而不知。答是此中無老僧面。前無謂也。破語欲答而忘其言。是猶知有問者也。故曰無為謂真。是在屈似之似近也。

也非不答不知答也疏知分別也設此三問竟無一答非無為謂惜情不答直是理無

分別故不知不得問及於白水之南登孤闕之上而睹江云水名

狂屈焉知以之言也問乎狂屈疏白是潔素之色南是顯明之方孤者疑似

夷猶闕者空靜無物問不得夫又照於白水之南捨有及無狐疑未能窮理既而猖狂妄行屈若槁木欲表斯

義故曰狂屈曰嗟予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

言疏嗟應聲也初欲言語中途忘之斯忘之術及照之道知不得問及於帝官見

黃帝而問焉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慮無服始安

道無從無道始知道疏軒轅体道效達玄言故以一無無於三問知問黃帝

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其孰是耶疏知與黃帝問答故謂

知之無為狂屈不言故謂之不知也格量二者誰是誰非也黃帝曰彼無為謂真是

也在屈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故聖人行不言之教在其自行斯疏真者不知也似者

以其知之也行不言之教不言之教也道不可致道在自然非

也夫玄道不可以言得言得非道也道不可致可言教也疏致

為德者非至德也仁可為也疏夫至仁無親而今行偏愛義可

虧也疏夫裁非斷割適可虧殘非禮相偽也疏夫禮尚

口義云知者不言是達磨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不言之教即維摩不二法門也道不可教不可以言致也德不可至不可以述求也仁義禮皆為有迹有迹則於道隨矣

夫裁非斷割適可虧殘非

夫禮尚

且義云莊子以禮為強世
故比之仁義其述又甚
故曰道之華亂之首也

口義云華外飾而無其
實也外飾之為欺詐之
所由生也故曰亂之首
無聰明而肢此為道之
日損者也損之又損以
至於無則其忘其故者
之時能無為則循天
理之自然無所不可為
矣物迹也未道而又有
迹則是已猶與物同而
欲見自本自根之理
其難矣復故根者言
收斂而返於無物之初
也大人無為者也大人
則易之其易也三字
莊子之法若他人則曰
唯大人則易之矣

口義云生者有死之徒死者生之始下句易說上一句難說且花木之發為枝花為葉是其生者也然此
發者終無不盡之理
則是其生者猶死矣
伊川曰復入之息非已
出之息也語極好便是
此意碩果不食剝者
復之萌也謂之碩果
死者矣種之再生非
死焉生之始乎死生往
來万物皆然孰知其所以
為之者紀綱紀也主
張而為之者也氣之聚
散為生為死人皆知之若
知死生只是一理則豈
何患為徒者死生為一
也死生本一理万物皆然
而人自分美惡好惡如
花莖之方盛則以為
神奇落而在地則為臭
腐殊不

相浮為花薄亂
德非真實也

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

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

禮有常則故矯致之

所由疏 奔本逐末散撲為澆道喪淳漓逮

故曰為道者

日損 損之又損之 以至於無為 無為而無不為也

華去而朴全則 疏 夫修道之人日損華偽既而前損有
雖為而非為也 後損無有無雙遺以至於非有非無
之無為也寂而不動無為故無 今已為物也 物失其所
不為也此引老經重明其旨

欲復故根不亦難乎其易也其唯大人乎

大人體合變化 疏 倒置之類浮為居心狗未志本以道
故化物不難 疏 為物縱欲故根復命其可得乎今量

反本不難唯在 生也死之徒 死也生之

大聖人耳 始孰知其紀 更相為始則未 疏 氣聚而生猶是死之徒
本始生死終始誰知紀綱 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壅

乎聚散往來變化無定 散則為死 若死生為徒吾又何患

聚為生氣散為死聚散雖異為氣則同今斯 故萬物一

也疏 生死既其不一 是其所美者為神奇其所惡者為

臭腐臭腐復化為神奇神奇復化為臭腐故曰通天下

一氣耳 各以所美為神奇所惡為臭腐耳然彼之所美

我之所惡也我之所美彼或惡之故通共神奇

莊子外篇齊物論

葉落糞積生者又自是之所界魚見深入鳥高飛斯則臭腐神奇之而始則是臭腐復化為神奇也既生而各則神奇之化為臭腐豈宜古窮今來之往往只此一氣而已聖人知此故不以死生窮達禍福為分別故曰聖人故貴一者無分別也

口義云此教行解得前意甚明

口義云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即乾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明法者寒暑往來盈虛消長皆有恍然一定之法則可嘗也商量故早議鳧短鶴長麥垂黍仰或寒或熱或苦或甘皆是自然之瑞而其所以長短甘苦者如何說得故曰有成理而不說不作即無為也無為不作皆順自然也聖人之所以順自然者亦得諸天地而已故曰觀於天地之謂也神明至精言妙理也百化百物之化也

通共臭腐耳死夫物無美惡而情有向背故情之所生彼我豈殊哉疏美者則謂為神妙奇特情之所惡者則謂為腥臭腐敗而顛倒迷執一至於斯然物性不同所好各異彼之所美此則為惡此之所惡彼又為美故毛嬙麗姬人之所羨魚見深入鳥見高飛斯則臭腐神奇神奇臭腐而是非美惡何有定焉是知天下萬物同一和聖人故貴一疏夫体道聖人智周萬化故知謂黃帝曰吾問無為謂無為謂不應我非不我應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今予問之若若知之矣故不近黃帝曰彼其真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也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

不近也以其知之也狂屈聞之以黃帝為知言明夫自然者非言知之所得故當昧乎無言之地是以先舉不言之標而後寄明於黃帝則夫自然之真物槩乎可得而見也彼無為謂妙体無知故真是道也此狂屈反照遺言中忘其告似道非真也知與黃帝二人運智以詮理故不近真道也狂屈聽聞此格量謂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此死子云予欲疏夫二儀覆載其功最美四時代叙各有明法無言萬物生成咸資道理竟不言說曾無議論也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為其自為疏夫聖人者合兩儀之覆載同萬物之大聖不作而已生成是故口無所言心無所作

上彼字在天應下彼字
在物底物之或生或死
其生也或方或圓皆神
明至精者為之既已有
矣孰能究其根極之地
故曰物已死生方圓莫
知其根

口義云爾然即翻然也者
去而不已之意便是遊
者如斯万物之化相尋
而無所窮已而其造
化常存東坡所謂遊者
如斯而未嘗往也若非有
所見亦不能道及此六合
為巨未窮其內言天地金
大不出造化之內也秋毫
為小待之成軀若無此秋
毫之軀則無秋毫之名
名即天下莫大於秋毫之
求而太山為小也沉浮往來也

口義云情然不可見也
油然生意也若亡而存
死者生之徒也不形而
神不情形而立不隨需
亡也育養也養万物者
道也而人不知之此造化
本根之地也視於天莫
過此理故可以觀於天矣

唯曰觀於天地之謂也觀其形容象其物 且與天地不異 疏夫大聖至人無為無

作觀天地之覆載法至道之 生成無為無言斯之謂也 今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

百化自化而 疏 彼神聖明靈至精極妙與物和混變化 神明不奪 疏 隨流或聚或散無憎惡欣感今言百千

萬者並舉其 物已死生方圓莫知其根也 夫死者已自 大細數耳 生圓者已自圓方者已自

方未有為其根者故莫知 疏 夫物或生或死方圓 變化自然莫知根緒 扁然而萬物自自固存 而後存哉 疏 也言萬物翩然

隨時生育從古已來必固 六合為會未離其內 在無極 自有豈由措意而後有之 秋毫雖小非無 疏 六合天

之中則 秋毫為小待之成軀 亦無以容其質 疏 地四方 陋矣也

也獸逢秋景毛端生毫毫極微細謂秋毫也巨大也六 合雖大猶居至道之中毫毛雖小資道以成體質也

天下莫不沉浮終身不故 疏 世間庶物莫不浮沉 外降生死往來運運 不停新新相續 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 不得 疏 夫二

未嘗守故也 鯨四時運轉春秋寒暑有次叙 惛然若亡而存 則亡矣 照然若存 則生矣

無差宜待為之而後行之 惛然若亡而存 則生矣 照然若存 則亡矣

疏 惛然如昧 油然不形而神 則不神 疏 神者妙萬物 似無而有 音謂無所給借也 然無係不見形象 萬物畜而不知此之謂本根 不得其

而神用無方 本性之根故不 疏 焉毒群生畜養萬物而玄功潛被日 知其所以畜也 疏 用不知此之真力是至道一根本也

可以觀於天矣 與天 疏 觀見也天自然也夫能達理通 同觀 疏 玄識根知本者可謂觀自然之

可以觀於天矣 與天 疏 觀見也天自然也夫能達理通 同觀 疏 玄識根知本者可謂觀自然之

可以觀於天矣 與天 疏 觀見也天自然也夫能達理通 同觀 疏 玄識根知本者可謂觀自然之

可以觀於天矣 與天 疏 觀見也天自然也夫能達理通 同觀 疏 玄識根知本者可謂觀自然之

口義云此一段又選出兩
个知道之人相与語教氏
所謂好手中中呈好手
心々裏中紅心正汝形一
汝視其志其形勝耳目也
攝汝志一汝度是委其
慮意識也度意度也夫
和者元氣也志其形体
耳目則元氣全矣神者
秋氏所謂主人公也出
入無時莫知其御非乘
命矣

口義云德將汝委德潤
身也道將汝居天下之
廣居也瞳無知而直視
之良瞳之初生未嘗不
視如何嘗有析視赤子
亦然無求其故謂人不
知其所以視者如何也此
即形容無心之良言未卒
而睡寐者言言之未已
而自睡也語意相契不
容於言故如此狀出真
其自知者言其實見此
理之真也竟物不入其
心故曰不以故自持故竟也

口義云委順聚也四假
合而為身故曰委形陰
陽成和而後物生故曰生
者委和也順理也性命在
我即造物之理故曰委順

味睡々々青妹又武朋
又音誨李云妹又睡負

至道也 齧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

將至疏 齧缺王倪弟子被衣王倪之師也汝形容端雅
勿為邪僻視聽純一勿多執境自然和理服至

汝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合疏 收攝私心令其平等專
志度令無放逸汝之

精神自德將為汝義道為汝居疏 深之上德盛美於汝
來舍止德將為汝義道為汝居疏 無極大道居汝心中

汝瞳焉如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疏 瞳焉無知直視之
貌故事也心既

夷視亦平直故如新言未卒齧缺睡寐被衣大悅行歌
生之犢於事無求也言未卒齧缺睡寐被衣大悅行歌

而去之疏 於是披衣喜躍贊其敏速行於大道歌而去
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其實知不以故自持與變俱也

疏 形同槁木之骸心類死灰之土無情直
任純實之真知不自矜持於事故也 媒媒晦晦無

心而不可與謀彼何人哉 獨化 媒媒晦晦息耶遺明
者也 疏 志心忘智不可謀議

非几所識故云彼何人哉自 舜問乎巫曰道可得而有
形若槁骸以下並被衣歌辭 如字至且輔則後蓋皆各

乎疏 承古之得道人舜師也而至道虛通生成動植未
知已身之內得有此道不平既逢師傳故有咨請

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 夫身者非汝所能有
也塊然而自有耳身

非汝所有疏 道者四句所不能得百非所不能詮
而况無哉 汝身尚不能自有何得有於道邪 樂曰

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疏 未悟生且自然形由造物
故云身非吾有孰有之哉

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

司馬公積也

義入世相代如蠅然故曰子孫委蛇也

口義云強陽氣即生氣也動者為陽入之行也飲食皆此氣之動為之皆非我有也同聲所謂今者妄身當在何處便是此意此一段亦自奇特不知所持無執著也

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

若身是汝有者則美惡死生當制之由汝今氣聚而

生汝不能禁也氣散而死汝不能止也明其委結而自成耳非汝有也

柔順之氣成汝身性命者也故聚則為生散則為死死生聚散既不由汝是知汝身豈汝有邪

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蛇也

氣自委結而蠅蛇也

故行不知所往處之不知所持食不知味

夫行住食味皆率自然推尋根由莫知其所以行住食者誰住食者誰味乎皆不知所由而悉自

天地之彊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

天地尚運動氣聚之生何可得執而留也胡何也夫形子孫者並身而忘生也

口義云疏瀹通導之也潔淨洗滌之也指擊屏去之也皆然深與之只崖邊險也崖畧者謂深妙者難言只言其初際粗畧者而已

口義云形之可見者也真々不可見者也見而可得分別者謂之有倫有倫萬物也無形造化也精神在八者也形可見者精不可見者也形可見者精不可見者九竅人類也八竅禽類也以人與禽並言故抑之也佛經所謂胎生而生靈

也復何得自**死**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閒敢問至道**疏**

有**此**身也

晏安也孔子師於老子故兼安**居**閑暇而詢問玄道也

老聃曰汝齊戒疏瀹而心

潔雪而精神接襲而**知**夫道**實**然難言哉將為汝言

其崖略疏瀹猶洒濯也潔雪猶清絮也而汝也指擊打破也崖分也汝欲問道先須齊汝心迹戒慎專誠洒濯身心清絮神識打破聖智滌蕩虛夷然玄道實難可言弁將為汝前舉其崖分粗畧言也

夫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

皆所以明其獨生而無**形**本**生於精**皆由精**疏**倫理也夫照明顯著之

有為之事生於無形之內精智神識之心生於**重玄**之道有**形**質氣之類根本生於精微**而**萬物

皆原本於此意蓋謂人雖貴於物而其生也皆同故欲其捨也身而求法身莊子之意亦如此

口義云其家無迹其無崖言造化之間去身來者無地可尋逐也選室居則有門有宇大虛之間但見見皇皇之丈豈知其 從入從出皇

口義云邀於此者言邀索而見此道也四技強即內覺所謂身軀輕安也倘達通達也不勞煩自然也無方不定也節是以接而時生其心者也天地日月万物若非此道誰實為之此四句只形容散下七

口義云博之無所不知也人之辨博皆誇以為也而不由於心之知慧其所知慧者造物也故聖人只以造物斷之不以益為益不以損為損所保者在我而外物不得而加辱此聖人之度也終則復始地亦不已也

以形相生故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言萬物雖以形相生亦皆自然

耳故胎卵不能易種而夫無形之道能生有形之物疏 夫無形之道能生有形之物則以形質氣類而

相生也故人獸九竅而胎生禽魚八有有形之物則以形質氣類而疏 夫無形之道能生有形之物則以形質氣類而

竅而卵生稟之自然不可相易也其來無迹其往無疏 夫無形之道能生有形之物則以形質氣類而

崖無門無房四達之皇皇也夫率自然之性遊無迹之疏 夫無形之道能生有形之物則以形質氣類而

寄精神於八方之表是以無門無房皇皇也夫以不疏 夫無形之道能生有形之物則以形質氣類而

四達皇皇逍遙六合與化偕行也來為來者雖來疏 夫無形之道能生有形之物則以形質氣類而

而無蹤跡不往為往者雖往亦無崖際是以出入邀於疏 夫無形之道能生有形之物則以形質氣類而

無門戶來往無邊傍故能宏達四方大通萬物也邀於疏 夫無形之道能生有形之物則以形質氣類而

此者四技彊思慮拘達耳目聰明其用心不勞其應物邀於疏 夫無形之道能生有形之物則以形質氣類而

無方人生而遇此道則疏 夫無形之道能生有形之物則以形質氣類而

天性全而精神定於真理者則百体安康四肢疏 夫無形之道能生有形之物則以形質氣類而

強健思慮通達視聽聰明無心之心天不得不高地不疏 夫無形之道能生有形之物則以形質氣類而

用而不勞不應之應應而無方所也天不得不高地不疏 夫無形之道能生有形之物則以形質氣類而

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皆不疏 夫無形之道能生有形之物則以形質氣類而

得不然而自然耳二儀賴塵通而高廣三光資玄道疏 夫無形之道能生有形之物則以形質氣類而

非道能使然也以運行度物得之以昌盛斯大道疏 夫無形之道能生有形之物則以形質氣類而

之功用也故老經云天得一以是疏 夫無形之道能生有形之物則以形質氣類而

清萬物得一以生是之謂也是疏 夫無形之道能生有形之物則以形質氣類而

不必惠聖人以斷之矣斷弃知惠而疏 夫博讀經典不

辭不必惠照故老經云善者不弃辨者不善疏 夫博讀經典不

知者不博博者不知斯則聖人斷弃之矣若夫疏 夫博讀經典不

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者聖人之所保也使名保其疏 夫博讀經典不

故無用知疏博知辨惠不益其明沈默面牆不如其暗惠為也疏 所謂不增不減無損無益聖人妙体故保

而愛淵淵乎其若海容恣疏尾間濞人而不耗百川注

之也無量疏之而不增淵澄深大故辟

道巍巍乎其終則復始也與化俱者乃積無窮疏巍巍

大貌也夫道遠超太一近遇兩儀囊括無窮故以歎巍巍也終則復始此明無終無始變化日新隨迎不得

運量萬物而不匱用物而不役則君子之道彼其外與

各取於疏夫運載萬物器量群生潛被無窮而不匱之

身而足者聖人君子之道此而非遠近在內心既不

籍化稟豈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其道與我不匱此

明道之瞻物在於不瞻不瞻而物自得故曰疏有識無

此其道與言至道之無功無功乃足於道也情皆稟

此玄道而立功冥被終不匱之然道物中國有人焉非

不一不異而離道無物故曰此其道與

口義云物至而我志之則為万物皆往資焉便是

感而後志迫而後動如此而不匱則謂之道

者无心无迹也

地之中有至人焉非陰非陽言其不可以物指也

有人其形而其心遊於物之初之直寓形於天

地之間耳故曰直且為人將及於宗者万物

之初也暗醜氣之不順者也人身之氣有所不

順則為疾為贅造物之氣生而為人則亦其不順

口義云運量万物而不匱應物而不窮也

而量度之故曰運量此未究於有心只為君子

之道蓋言其有迹也以我而忘物則為運量万

物

口義云物至而我志之則為万物皆往資焉便是

感而後志迫而後動如此而不匱則謂之道

者无心无迹也

地之中有至人焉非陰非陽言其不可以物指也

有人其形而其心遊於物之初之直寓形於天

地之間耳故曰直且為人將及於宗者万物

之初也暗醜氣之不順者也人身之氣有所不

順則為疾為贅造物之氣生而為人則亦其不順

者也故曰自本觀之言反於天地之初而視之也此

意蓋是取利人身便氏所謂抱負包世之論子

細看來大藏至中許多說話多出於此

口義云堯桀是非言人世是非之論固有此身而

後有之百年之間縱有長短比之天地須臾而

已此數語亦好

疏一生之內百年之中假令壽夭除促詎能俄頃

之間須臾之說耳何足以是堯桀而分別於

其間果疏有理物無不理

人倫雖難所以相齒知惠之

去幾何須臾之說也矣足以為堯桀之是非死生猶未

疏一生之內百年之中假令壽夭除促詎能俄頃

之間須臾之說耳何足以是堯桀而分別於

其間果疏有理物無不理

人倫雖難所以相齒知惠之

去幾何須臾之說也矣足以為堯桀之是非死生猶未

疏一生之內百年之中假令壽夭除促詎能俄頃

之間須臾之說耳何足以是堯桀而分別於

其間果疏有理物無不理

人倫雖難所以相齒知惠之

去幾何須臾之說也矣足以為堯桀之是非死生猶未

疏一生之內百年之中假令壽夭除促詎能俄頃

之間須臾之說耳何足以是堯桀而分別於

其間果疏有理物無不理

舉其微者言之則本有
可知矣人倫之中雖有許
多厄難如上下之相制
強弱之相凌壽夭之為
悲喜皆厄難也然而
同處一而之間相為齒
列君父子中國夷狄
亦皆造物中之物也聖
人則曰方以類聚物以
群分此則無分精粗彼
我皆曰相齒亦高論也
遭之而不違者道
進順之而已退之而不
守者所過者化之調和
也偶合也隨感應相與
和合道德之自然者也
帝王與起亦不此理而
已
且素云忽然者須臾之意
出也伸也末也入死也
屈也往也注然勃然推
擁而出之狀油然溘然
活然也此即往者屈也
來者伸也易之所謂窮
神變化者也

口義云物之初生本元而
有又化而死則是既有
而無同乎一理而人物之
類自以為悲哀愚妄
衰也愚惑之入猶有所
包裹而不明也能自知
覺則解其沒而隨其
衰矣墮也棄之也
且表云紛乎宛乎宛轉
也言變化也魂魄精神
也精神將散則軀殼從
之故曰大歸即返其真
宰之意也
不形之形不可見者形
之不形於形軀之中而
有不可見之形也即佛

變故難也然其知惠自
相齒耳但當從而任之
其理人理處世險阻艱難而貴賤尊卑更相齒
次但當任之自合天道爵彼果疏有理存焉
聖人遭
之而不違順所過之而不守宜遇疏遭遇軒冕從而
留謂而應之德也偶而應之道也謂偶和合疏調和庶
應之上德也偶對前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也如斯夫
境逗機應物聖道也王興起俯應群生莫過
調偶隨時逗機接物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卻
忽然而已乃不疏白駒駿馬也亦言自也隙孔也夫人
之過孔隙歛忽而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溘然莫不
已何曾足云也

入焉出入者變化之謂且疏注勃是生出之容油溘是
與無恒莫不從變言天下未有不變也入死之狀言世間萬物相
而生順化而死已化而生又化而死俱是生物哀之
死物人類悲之死類疏夫生死往來皆變化耳委之造
不哀類共悲哀之勢非類解其天毀其天衰也疏也
非生故不悲不哀也裏囊也言人執是竟非欣生惡死故為生死束縛也
今既於是非志於生死故隨解天然之毀衰也紛
乎宛乎變化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無為用心
於其間也
疏紛綸宛轉並適散紛宛任從自有還無乃大歸也不形之
形形之不形不形形乃成若形疏夫人之未生也本不
形則敗其形矣疏有其形故從無形氣

所謂唯有法身常住
不滅也然此夏人皆知
之而未能畜形以求之
故不得而至焉豈豈豈也
與之而將極乎至則其所
從豈豈不止知斯而已
故曰非將至之所務也
衆人之論皆如此而未
有至之者故曰此衆人
所同論也又就此語演
說謂能至則不論
故曰彼至則不論之則
不至蓋謂不形
本易知不待言也若以此
爲論乃是未達其至妙
之地此文說高一層語
且義云見而有功過且
此有迹之見也道不可
以形迹見則無值矣故
曰明見無值辨不若默
辨有辨則非矣嘿不言
也所謂道者非聞彼
也曰明而已矣謂之聞
則非道矣自聞不知不明塞其耳目而無聞也故曰道不可聞之不若塞其耳目而無聞也

聚而有形氣散
而歸於無形也
是人之所同知也
雖知之然不能任其
自形而反形之所以

多非將至之所務也
勢則不至
疏夫從無形生形從有形歸
無形實是人之所同知也

斯乃人間近事非詣
理至人之達勢也
此衆人之所同論也
雖論之然故

以不疏形質有無生死來往來
至也
彼至則不論
悅然不
論

則不至疏
彼至聖之人忘言得理故無所
明見無值
聞

乃疏
值會遇也夫能閉智塞聰真契
辨不若默道不可
值疏玄理若顯明聞見則不會真也

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
默而塞之則無
疏夫快辨飾
詞去真遠

矣志言靜默玄道近焉故道不可以多聞未未多聞未
不如聞塞若能妙知於此意可謂深得於大理矣

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疏
居在東郭故疏
東郭子則無擇

之師東郭順子也問莊子曰
莊子曰無所不在疏
道無
所謂虛通至道於何處存乎

在處
東郭子曰期而後可
欲令莊子
疏郭注云欲令莊
子指名所在也

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

曰在瓦甃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東郭子不應
大道
無不

在而所在皆無故處處有之不簡穢賤東郭未達斯趣
謂道卓尔清高在瓦甃已嫌卑甚又聞屎溺故噴而不
應

也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
舉其標質言無所不
在而方復怪此斯不

及質
疏實質也言道無不在豈唯梯
稊固谷子之問猶未達真也
正獲之問於鹽市

此段得又奸難
似矯激之言然物無精
相同出此理亦是一件
說說秋氏所謂無情說
法凡禪熾然常說即此
意也期而後可者言指
定其所而後可質本也
汝同不及其本故吾所
言愈下也
且義云鹽市猶今之賣肉
行頭也獲稀者以足踐
啄則知其行兩輕重也况
此也血市之賤者也獲
之言秋知稀之肥瘦若
問其輕賤者則其比况
說得愈明故曰每下愈
況正市今也獲人名也
此以喻問道者也

口義莫必者无周必之意也汝若无必之心則物之至理皆无所逃又豈疑於吾言故曰至道若是大言亦周徧咸三字同訓故曰異名同實此一句蓋喻物无精粗其理一也无何有之官志已而无周必之意也同合而論言无精无粗合而周論安有終窮窮調開知安也澹靜漢清調開皆形容无爲之妙而已

履狶也每下愈况

狶大豕也豕豕也豕豕之復豕以知其肥瘦者愈復其難肥之處愈下賤則明道之不逃於物也必也於

獲名也監市之魁也則今屠卒也狶猪也凡今問於屠人買猪之法云履踐豕之股脚之間難肥之處愈知豕

之肥瘦之意况也何者近下難肥之處有肉足知易肥

處有道則明清虛之皆徧也汝唯莫必無乎逃物

之逃物則道不周矣道疏無者無爲道也夫大道曠蕩而不周則未足以爲道

疏無不制用汝必莫言至道逃物何爲周徧乎

至道若是大言亦然明道不逃物

疏道

周徧咸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疏

周悉徧普咸皆有

道此重明至道不

其寶理旨歸則同一也

而論無所終窮乎

若遊有則不能周徧咸也故同合而論之然後知道之無不在知道之無不在然後能曠然無

疏一物有故曰無何有也而周徧懷而遊彼無窮也

疏此皆無爲故也

乎澹而靜乎漠而清而調而間乎

此皆無爲故也

吾志

志苟寥然則無所往矣無往焉故往而不

日義云夏虛也已字實守同言能講究至此虛一之效則吾之志願定矣故曰寥已吾志此四字下得簡而有方既无性矣安有所至雖有去來而无所止宿之

至

去而來而

地上兩句既言往來不可知之意又結云我既往來而不知其所終則但見其彷彿馮閱入於大知之中而不知其所窮極矣彷彿倘伴也馮閱虛曠也大知至道也

口義云与无边際是與物俱化者也與物俱化則可以物之即所謂不物者乃能物物也與物未化則有崖際矣既有崖際則窮於其所際有際則有窮矣故曰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極而至於无極窮而至无窮則為不際於物之際而得其不際者則際之不際者也謂於崖際之地而見其无崖際也

則知其二也盈虛盛衰本未聚散皆若有迹而冥不可窮此即不際之際之不際者也

且我云空闕也推闕其旨而入嚙然放杖之色也

不知其所止斯順疏謂既寂寥故與無還往假令不往而往不來而來竟無至即亦無止住

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但往來不由於知耳不為不往來也者自然之常理

也其有疏假令往還造物來去死生疏隨變化亦不知終始也彷彿乎馮閱大知

入焉而不知其所窮馮閱者虛廓之理也大知遊乎疏與廓態變化之所如故不知也

彷彿放任之名馮閱是虛曠之貌謂入契會也大聖知之人能會於寂寥虛曠之理是以逍遙自得放任無窮

物物者與物無際明物物者無物而物自疏際崖畔也

物者聖人也聖人冥同萬境故與物無彼我之際畔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

物有際故每相與不能疏物情分別取舍萬端不際之真然真所謂際者也故有物我之交際也

際際之不際者也不際者雖有物物之名直明物之自物耳物物者竟無物也際其安在乎

疏際之不際者聖人之達觀也謂盈虛衰殺彼為盈虛

非盈虛彼為衰殺非衰殺彼為本末非本末彼為積散

非積散也既明物物者無物又明物之不能自物疏富

為盈貧賤為虛老病為衰殺終始為本末生來為積死去為散走物物者非物而生物誰乎此明能物所物皆非物也物改既非物何盈虛衰殺之可語邪是知所謂

盈虛皆非盈虛故西昇經云若能明之則是反非也

何荷其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疏姓何字荷其神農者

後人之號耳二人同學於神農隱元闔戶書明何荷其

老龍吉老龍吉亦是號也

隱心人於斷及下同
闔戶戶曠又

日義至多開也推開其
戶而入嗶然放杖之志也

日義云天字以天呼老
童吉也持狂則有發
予之大言曰既死則无
聲聲予之言蓋謂老童
音死而無言矣

日義云昇姓也烟名也同
予老童而聞神農之言
神道者道為一也繫
飯而宗之也有神道之
入則天下之君子皆
而宗之今神農於道未
有所見而亦知光童之
死為藏其狂言况其
道乎老童同者乎狂言
即大言也其龍蓋謂道
在不言藏其言而死所以為道神農未造此境而亦為此言况高神農者乎

小乘於此而未方分
之二以之及以可知兵備
至等救世言亦亦有此
語勢之道本無色形
不可視听若論說於
人以具々而各其其
是持強名而已矣非
道也故曰所以論道而
非道也即言者不知之
意形吉有也其无也
知有之為无不若並与
無之蓋謂知長之為
此言亦未為知道也

日義云發語之端著於
是兩字即是佛學我聞
一特之去著如定兩字
也道之有教謂可歷々
而言也

日中參戶而入曰老龍死矣疏
隱憑也闔合也參開也
亦排也學道之人心神

疑靜闔門隱九守默而瞑荷
如野之至日者徐都綠友及夜友
神農隱九擁杖而起嗶然

其既閉師亡所以排戶而告
起而悟支死之不足
放杖而笑驚故還放杖而笑也疏
聞吉死是以擁杖而

驚驚覆思死不足哀
故還放杖而笑
曰天知予僻陋慢訥故弃予而死已

矣丈夫無所發予之狂言而死矣夫
自肩吾已下皆以
至言為狂而不信

也故非老龍連叔疏
夫子老龍吉也言其有自然之德
之徒莫足與言也疏
故呼之曰天也狂言猶至言也非

世人之所解故名至言為狂也而師知我僻僻慢訥
不專故弃背吾徒止息而死哲人云亡至言斯絕無復
談玄無訓矣

今於道秋毫之端萬分未得息一焉
秋毫
之端

細矣又未得
其萬分之一而猶知藏其狂言而死又况夫体道者乎

明夫至道非言之所
姓奔名烟隱者也繫屬也聞龍
得也唯在乎自得耳疏
言之亡傍為議論云体道之人

世間共重賢人君子繫屬歸依今老龍之於玄道猶毫
端萬分未一尚知藏其在簡處順而亡况乎妙悟之人
曾肯露其言說是知体道深

玄忘言契理者之至稀也
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於人

之論者論之真真所以論道而非道也
具真而猶復非道
明道之無名也疏

夫玄道虛漠妙体希夷非色非聲絕視絕聽故
於學人論曰真真而謂之真真猶非真道也
於是泰清問

乎無窮自子知道乎無窮自吾不知疏
泰大也夫至道宏曠恬
淡清虛曩括無窮故以

泰清無窮為名也既而太清以知問道無窮又問于無

為無為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曰有曰其數

若何疏子既知道頗有名數不無為曰吾知道之可以

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疏貴

帝王賤為僕隸約聚為生分散為死數乃泰清以之言

也問乎無始曰若是則無窮之弗知與無為之知孰是

而孰非乎疏至道玄通寂寞無為隨迎不測無終無始

與知誰是誰無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

口義云內自得也外与道為二也不知之知乃不可名言之故也

之外矣疏不知合理故深玄而處內於是泰清中而歎

曰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凡得之不知

也疏太清得中道而嗟嘆悟不知乃真知無始曰道不

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

也故默成乎不聞不疏道無聲不可以耳聞聞非道

言說言說非道也知形形之不形乎形自形耳形形

疏夫能形色萬物者固非形道不當名有道名而竟無

也疏名無得道之功道無當無始曰有問道而應之者

口義云形之不可形即不物乃能物物也當對立即就其本然之真矣故曰道不當名道本無問之問者所聞亦非道矣問窮者言其所見至於問而窮蓋謂泥言語求知見之非也無內者中心未得此道也得此道則不心之矣

曰表云宇宙可見者也
故曰外太初不可見者
也故曰內崑崙在於宇
宙之外太虛又在崑崙之
外崑崙空夫過安得至
太虛乎

曰表云孰視其狀教語
只形容道之不可見之
言能無元未能無元此
言缺之又缺也未能無
元則我猶在元字也內
為元字所否矣何從
至於自然空然者乎
問覺曰說元覺者亦
復如是覺而至於元覺
可謂妙矣而猶以元覺
為未盡即此未前元
之知元為未清元始
此之光耀尤有似此
等名字其寓意却甚
明非其它 恍惚表等
之比

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未聞道
不知故問問之而應則非道也不應則非問者

所得故雖問之
夫道絕名言不可問答亦終不聞也
疏 夫道絕名言不可問答
故問道應道悉皆不知

應
絕學去教而歸
疏 體道離言有何問應凡
於自然之意也
疏 言此者覆釋前文

是問窮也
所以窮空也理無可問而
無應應之是無
責空疏強問之是責空也

內也
實無而假有
疏 理無可應而強
以無內待問窮若
以應者外矣
疏 應之乃成殊外

是者外不觀乎宇宙內不知乎太初疏
天地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日宙

太初道本也若以理外之心待空內之智者可謂
外不識乎六合宇宙內不知乎己身妙本者也
是以

不過乎崑崙不遊乎太虛
若失其落天地遊塵涉遠以入乎真真者不應而已也

疏
崑崙是高達之山太虛是深玄之理苟其滯着名
言猶存問應者是知未能經過高深深玄者也
光

曜問乎無有曰夫子有乎其無有乎疏
光曜者是能觀

所觀之境也智能照察故假名光曜境體空寂故假名
無有也而智有明暗境無深淺故以智問境有乎無乎

光曜不得問而孰視其狀貌自然空然終日視之而不
見聽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也疏
夫妙境希夷視聽斷絕故審狀貌唯寂唯

空
光曜日至矣其孰能至此乎予能有無矣而未能無
也

無也及為無有矣何從至此哉
此皆絕學之意也於道絕之則夫學者乃在根

本中來矣故學之元
光明照曜其智尚淺唯能得無喪
善者其唯不學乎
疏 有未能變道有無故歎無有至深

誰知此玄妙而言無有者非直無有亦乃無無四句百非悉皆無有以無之一字無所不無言約理廣故稱無也而言何從至此者但無有之境窮理盡性自非玄德上士孰能躋之是以淺學小智無從而至也

大馬之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豪芒毛鉤之輕重而無豪芒

之差疏大馬官號楚之大司馬也捶打銀也鉤腰帶也也大司馬家有工人必而善鍛鉤行年八十而捶

謂能玷捶鉤權知斤兩之輕重無豪芒之差失也鉤捕鉤權也

馬曰子巧與有道與疏司馬怪其年老而捶鍛愈日臣

有守也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鉤於物無視也非鉤無察

也疏更無別術有所守持少年已來專精好此捶鉤之外無所觀察習以成性遂至於斯也

之者假不用者也以長得其用而况乎無不用者乎物

孰不資焉都無懷則所以至老而長得其捶鉤之用

也夫假不用得用尚得終年况乎體道聖人無用無不用故能成大用萬物資稟不亦宜乎

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仲尼曰可古猶今也言天

存乃無未疏姓冉名未仲尼弟子師資發起詢問兩儀未有之時可知已否夫變化日新則無今

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疏失其問意遂退而歸既遵

應問還昔昔日吾照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疏昔日

用應答

照然明察今時復問情愚昧然
暗晦取問前明後暗意謂如何
仲尼曰肯之照然也神

者先受之虛心以待命今之昧然也且又為不神者求

邪思求更疏先來未悟銳彼精神用心未受故照然明

無所未請故昧然闇致不了無古無今無始無終非唯無不得

塞也水邪者言求也化而為有也有亦不得化而為無矣是以夫有之為物雖千變萬化

而不得一為無也不得一為無故疏日新而變故無始

自古無未有之時而常存也無終無今無古故疏言子

知無未有天地之時者也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言世世疏言子

生世世無極天地人物悉皆無原無有之之時也可乎無極疏言子

言不果未對仲尼曰已矣未應矣不以生生死夫死

化而死耳非夫不以死死生生者亦獨疏已止也未無

生者生此死也化而生耳疏也夫聚散死

生皆獨化日新未嘗假類豈相因待故不用生生此死

不用死死此生冉未未對之間仲尼止令無應理盡於

此更何死生有待邪獨化皆有所一體死與生各疏死

化也豈更待一物哉死既不待於生故知生亦不疏獨

待於死死生聚散各自成一體耳故無所待也有先

天地生者物邪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

物也猶其有物也無已誰得先物者乎哉吾以陰陽為

又先陰陽者乎吾以自然為先之而自然即物之自介

取吾以至道為先之矣而至道者乃至無也既以無矣

又奚為先然則先物者誰乎哉而猶疏夫能物於物者

有物無已明物之自然非有使然也

非物也故非物

則無先後物出則其物復不得有先於此物者何以知其然邪謂其猶是物故也以此推量竟無先物者也然則先物者誰乎哉明物之自然耳自然則無窮已之時也是知天地萬物自古以固存無未有之時也

聖人之愛人也終無已者亦乃取於是者也取者自

流百代而無窮夫得道聖人慈愛覆育思流百代而無窮

不廢也止者良由德合天地妙體自然故能應已

於彼志懷享壽不仁萬物焉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

狗蒼生蓋取斯義而然也

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回敢問其遊請夫子

也夫聖人如鏡不送不迎顏回問之言將送

曰未曉其理故詢諸尼父問其所由仲尼曰古之

化而內不化以心順形疏古人純樸合道者多故

化而內不化能外形隨物內心凝靜金之

人內化而外不化以心疏內心緣通變化無明與物化者一

不化者常無心故一不化疏夫能與物俱化者聖人也故

然常不化乃能與物化耳疏雖同塵遷貿而無心之心疑

一也安化安柔化化與不化皆任疏安任也夫聖人無心隨物

之既無分別曾彼耳斯無心也疏流轉故化與不化斯安任

不槩意也安與之相靡多直無心而忘其自化疏靡順也

與不化悉安任者為耳非將迎而靡順之疏所以化

不忤蒼生更相靡順則足而止疏雖復與

而亦不多仁恩各物相順

止於介彼我無損徐韋氏之園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官

湯武之室言夫無心而任化疏徐韋軒轅虞舜殷湯周武並

乃群聖之所遊處是聖明王也言無心順物之

道乃是徐韋彷彿之苑固軒轅敖遊之園圃虞舜養德

之官闔湯武怡神之虛室斯乃群聖之所游而處之也

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擊也而况今之人

乎擊和也夫儒墨之師天下之難和者而無心者猶故和之而况其几乎 疏擊和也夫儒墨之師更相

是非天下之難和者也而聖人君子猶順而和之况乎今世之人非儒墨之師者也隨而和之不亦宜乎

聖人處物不傷物至順也 疏處俗和光利而不害故不傷之也 不傷物者

物亦不能傷也在我而已 疏虛舟飄瓦大順群生群生樂推故處不害 唯無所傷

者為能與人相將迎無心故至順至順故能無所將迎而義冠於將迎也 疏夫唯安任

羣品彼我無傷者故能與物交際而明不迎而迎者也 山林與臯壤與使我欣欣

然而樂與山林臯壤未善於我而我便樂之此為無故而樂也 樂未畢也哀又繼

之夫無故而樂亦無故而哀也則凡所樂不足樂凡所哀不足哀也 疏凡情滯執妄生

茂林神臯與壤則欣然欽慕以為快樂而樂情未幾哀又繼之情隨事遷哀樂斯變此乃無故而樂無故而哀

是知世之哀樂不足計也 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

人直為物逆旅耳不能坐忘自得而為哀樂所寄也 疏逆旅客舍也窮

打哀樂之去不能禁止而凡俗之人不開斯趣 夫知遇譬彼客舍為物所停以妄為真深可悲歎也

而不知所不遇知之所遇者即知之知之而不知也 知能能而不

能所不能所不能者不能強能也由此觀之知與不能知能與不能制不由我也當付之自然耳 疏

夫智有明暗能有工拙各稟素分不可強為故分之所遇知則知之不遇者不能知也分之所能能則能之性

之不能不能不可能也譬鳥飛魚泳
沫蛛細蟻丸率之自然寧非性也
無知無能者固人之

所不免也受生各有分也既非聖人未能智周萬物故知與
固共所不免也

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

哉人之所不免者分外智能之事也而兀鄙之流不能安分故銳意感情務在獨免愚惑之甚深可悲

傷至言去言至為去為皆自得也疏至理之言無言可言故

可為故去為也齋知之所知則淺矣夫由知而後得者見賢假學者取故淺也思齋

捨已效物假學求理運知訪道此乃淺近豈不曰淺知矣

莊子註疏卷第九二

